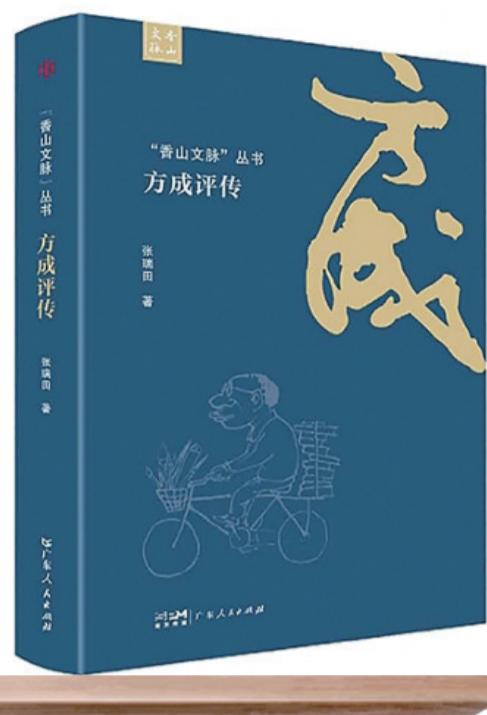


书里书外



# 回眸漫画家方成的一生

—读张瑞田《方成评传》

■姜彤

方成，著名漫画家、杂文家。能画能文者不多见，方成是其中之一。

漫画，以风趣幽默、针砭时弊、伸张正义的特征，成为读者和大众喜闻乐见的画种，历来被各报刊所重视。有人说，漫画是改革开放时期备受瞩目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它深入思考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以形象鲜明、主题深刻、短小精悍见长，给读者广阔的思想空间和独特的审美享受。而方成，就是在这一时期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创作状态的漫画家。

张瑞田的《方成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较为翔实地展现了漫画家、杂文家方成平凡而又丰富的人生。方成是广东中山人，生于北京，1935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夏天，方成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在校期间开始发表漫画作品。彼时，日寇侵华，武汉沦陷，方成到香港避难，见到《大公报》《星岛日报》《西风》等报刊，被上面的漫画深深吸引。后来，武汉大学迁到四川，方成回学校继续读书，毕业后工作两年就辞职去了上海，之后便以画漫画为生。为此，张瑞田在书中写道：“方成到上海闯荡，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沪漂’，没有工作保障，没有资金支持，更没有社会资源加持，到上海，凭的是自信、青春、才华与梦想。其实，对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来讲，自信、青春，才华与梦想，比什么都重要。他是

广东中山人，他的基因就有‘诗和远方’。上海，就是方成的‘诗和远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香港从事漫画创作的方成与一大批文化人回到北京，于1949年9月30日进入《新民报》工作，后得到时任人民日报社美术组组长华君武的赏识，于1951年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成为新中国的专业漫画家。书中，张瑞田对方成在20世纪50年代的漫画创作进行了梳理，那些配合国内外新闻的漫画作品，以巧妙的构思、新颖的手法、别致的构图，吸引了众多读者。方成非常注重漫画的评议性，对有深人的思考，他还经常写打油诗，用文字表达思想。有时，方成觉得一幅漫画不足以表达他对现实的思考，就会提笔作文，用杂文的形式阐发一己之见。比如形式新颖的杂文《过堂》就是一个代表，在《人民日报》刊发后，反响强烈，方成也因此有了杂文家的声誉。

20世纪50年代是方成漫画创作的新时期，《人民日报》上屡屡有他的漫画发表。同时，应其他报刊之约，他还创作一些轻松、幽默的漫画小品，既点缀报刊版面，也点缀读者生活。

改革开放触动了方成。1978年，对于方成来说有着格外的意义。他到《人民日报》工作了近三十个春秋，自己也到了耳顺之年，全国第四届文代会结束后，方成请了三个月的创作假，画了百余幅作品，并于1980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方成漫画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举办漫画个展的漫画家。这些作品

中就包括刊于198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的《武大郎开店》。这幅漫画巧妙借用《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形象，借古讽今，批评了嫉贤妒能的现象。书中，张瑞田深有感触地写道：虽然《武大郎开店》占据了《人民日报》的一角，其实，它占据了一个时代的空间……改革的动力来自人才，这是党和国家向全社会发出的强劲信号。

方成是一个立体的人，他有两支笔，一支笔画画，一支笔写作。张瑞田对方成的杂文写作和对幽默理论的研究也格外关注。他在书中认为，漫画讽刺、幽默，杂文辛辣、尖锐，二者有着内在的美学关联，方成将漫画、杂文置于幽默理论的框架之内，寻找它们之间的对接点和融通处。方成与侯宝林是忘年交，他曾多次与侯宝林交流幽默理论，注意挖掘相声艺术的丰富内涵，强化幽默理论的学术基础。用心体会可以发现，方成的文章借助了一些漫画的创作手法，诙谐而生动，在开心一笑之余给人深刻的人生感悟。张瑞田在书中对漫画与杂文的功能，方成创作的心理趋势，方成漫画、杂文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等，都细致地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作为传记作家，张瑞田十分重视传记的真实性，他没有对方成进行主观的拔高，而是借助史料，采访有关人士，精研方成的漫画和文学作品，让读者看到一个完整的方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方成。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读书有味

■贺有德

与朋友去深山里买蜂蜜，品尝了蜂蜜的味道；看养蜂人采蜂蜜，目睹了养蜂人的辛苦——养蜂人已经习以为常，倒是对蜜蜂采花酿蜜赞叹不已：“蜜蜂酿蜜才辛苦哩！”然后不由自主说起蜜蜂不辞辛苦采花酿蜜，边述边赞叹……

于是想起罗隐的《蜂》诗：“无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蜜蜂采花酿蜜，忙上忙下，确实“无论平地与山尖”，想来无心或者不曾观赏采花行程中的“无限风光”；蜜蜂心里，只想采花酿蜜，没那份闲情逸致。而且，蜜蜂是在用生命酿蜜：采得多，吃得少，生命就在这样的反比例之中悄然而飞快地逝去……

于是又想起读书来——其实，人读书，也如蜂酿蜜。

有人将读书分为两类：功利性的和闲适性的。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白首为功名”，读书只为功名利禄，光宗耀祖。功利性读书是主流，是大众的。陶渊明式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闲适性读书，终究是小众的。

其实也不尽然。还有一类读书法，介于二者之间，非为功利，亦非闲适，而是“经世致用”，与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学以致用”一脉相承。太史公遭宫而发愤成《史记》，意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是此类。发愤著书，亦即发愤“酿蜜”，其“蜜”最终香甜后世千秋万载，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伟人毛泽东酷爱读书，一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之“三上”——马上、枕上、厕上，而且始终奉行恩师徐特立的读书之法——不动笔墨不读书。凡读书必动笔，点划勾连，眉批旁批，龙飞凤舞，“满天星斗”……一生博览群书，且博闻强识，且融汇贯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终酿出“蜜”来；这“蜜”只为天下苍生，为人民服务，破坏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民族魂”鲁迅，也酷爱读书。先生曾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挤时间读书，也是挤时间“酿蜜”。面对天才之说，先生慨叹：“哪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读书上的。”浅显却深邃：你喝咖啡我读书，我“酿蜜”——也酿出了“蜜”，以如椽巨笔，著书立说，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

学贯中西的钱钟书，也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识，也是花苦功夫，甚至“笨”功夫，孜孜以求之。钱氏痴迷读书，日勤不怠，且勤于笔记，不只是点划勾连，且读一次记一次，十分罕见。记忆超群且颇为自负的钱钟书不惜花“笨功夫”读书，只为酿出不一样的“蜜”来。对于钱氏的读书笔记，英国皇家出版社十分看重，独家出版……

古人读书，其勤勉，其刻苦，自不用说。“头悬梁”“锥刺股”“萤囊映雪”“凿壁偷光”……令人耸然动容。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圣贤书，为稻粱谋，“三十功名尘与土”，功名路上，过独木桥，披荆斩棘。“十年窗下无人问”，既道出了读书之苦，也暗示了“酿蜜”之难！多少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穷其一生，终究没能酿出“蜜”来；“酿蜜”也只是为自己而已，孔乙己式的读书人不知凡几？悲哉！痛哉！

蜜蜂采花酿蜜虽然辛苦，到底还是“酿”出“蜜”来了，而自己吃的很少。人读书，与蜂酿蜜比，有多少人辛辛苦苦，却未能“酿”出“蜜”来？“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其实并非读书人皆如此；多少读书人，却是“书读百遍，其义未见”，更不用说融汇贯通了。

人读书如蜂酿蜜。首先你得博览群书，博览群书还得博闻强识，博闻强识还得融汇贯通，才能“酿得百花成蜜”……

我的父亲爱看书，在那个时代是有点“另类”的存在。也许是强大的遗传基因，或者多年的耳濡目染，我很小就爱上了读书。从小学到大学，从乡村到城里，与读书始终不离不弃。纵然根基不深，悟性不强，仍然乐此不疲，读书不止。

父亲上过两年私塾，看书很杂，但总能从中悟出些“道道”来，深得乡里乡亲敬重。父亲常说：“读书就像蜜蜂酿蜜，不能读死书。”直到上高中时，我才明白父亲话里的深意。从此，开始真正的读书。而且，无意之中也是“不动笔墨不读书”，随时记录读书所得而书评文字。也如鲁迅先生“随便翻翻”，以求拓宽视野……

读书必读名家名著。读古人书，从先秦散文到汉赋到魏晋小品文到“唐宋八大家”到明清小说，往浅处说如蜻蜓点水，往深处说如蜜蜂酿蜜，试图识得其中味。读今人书，择其所爱而读，读鲁迅，读朱自清，读郁达夫，读沈从文，读孙犁，读汪曾祺，读贾平凹……直到最近火爆的李娟——这个“野生的李娟，天生的作家”，生逢“文学边缘化”时代，竟然从底层强势崛起，经典的逆袭。李娟的文字，读或听，入眼难忘，入耳动心，喜欢到骨子里。李娟是怎样“酿”出这样神奇的“蜜”的？其苦难身世，让人潸然泪下；其写作故事，让人惊为奇迹……我开始用心用情用功品读李娟，《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羊道三部曲》《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慢慢读，慢慢想，慢慢学，慢慢写。日勤不怠，假以时日，必然“酿”出“蜜”来……

这些年来，一直在读书路上“酿蜜”，慢慢地“采花”，慢慢地“酿蜜”，慢工出细活嘛。抚摸着自己读过的书本，古人的，今人的，厚的，薄的——我明白：那是“花”；品味着自己发表的文字，市级的，省级的，国家级的，散文，随笔，评论——我更明白：那是“蜜”……

读书随笔

■张先坤

我向来没有写日记的习惯。距离上一次写日记，大抵还是几十年前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不敢不完成。

前几年，看到同事斌哥坚持每天写日记，而且还是用表格把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分别做了哪些事、见了哪些人等一一详细记录在案，我当时就非常佩服斌哥的细心、坚持和毅力。最近几个月，看到同事蓉妹也在开始写周记，每周一都把上周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及当周工作安排情况工工整整的记录下来，每一项工作都注明了具体责任人、完成进度和完成时限，为了醒目还特地用不同颜色进行标注区分。

说实话，过去我对斌哥、蓉妹更多的是佩服，并没有要向他俩学习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他俩那么细心耐心，每天和每周的工作几乎雷同，没有太多变化，非要条清缕晰的记录下来，非常“废脑筋”，而且意义不是很大。

直到上个周末，在家翻阅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书屋》时，读到朱航满先生写的《目加田诚的北平书事》一文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后知后觉”，突然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也要坚持写日记的冲动。

目加田诚是1933年10月20日受日本九州大学委派抵达北平留学的留学生。朱航满先生在文章中说，“近读《目加田诚北平日记》，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北平文化生态，有了更多了解。虽然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读来还是倍感亲切”。朱航满先生在文章中用相当多的篇幅引用了目加田诚的日记，如：“1934年1月5日，‘下午，前往琉璃厂，参观厂甸儿。购买王船山《读通鉴论》（五十钱）、《南渡录》（十六钱）和两个茶碗。’”“1934年10月18日，‘傍晚，出去散步，碰到俞君，一起到东安市场购得《樊山集外》以及《道咸同光四朝诗集》。”“1935年1月13日，‘在隆福寺买了《六朝事迹编类》，五元。”

我没有读过《目加田诚北平日记》，但通过读朱航满先生写的《目加田诚的北平书事》，我大概知道了目加田诚的日记风格，尤其是朱航满先生说，“近读《目加田诚北平日记》，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北平文化生态，有了更多了解。”这句话，更是令我醍醐灌顶、恍然大悟，犹如武林中人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

原来，宏大的时代叙事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每个普通人的日常都是时代叙事里不可或缺的一笔。生活就像沙漏，细碎的美好稍不留意就会溜走。写日记，只是给这些零散细碎的瞬间找一个安放之处，把易逝的瞬间凝固成永恒，它不必追求华丽的辞藻，也不必苛求照片的精巧，更无需遵循严谨的逻辑，只需要用最朴素的文字和最真实的照片，忠实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

未来的我们，无论平凡或精彩，那些细碎的图片、照片、视频，都将拼凑出独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每当翻看这些日记的时候，便是与过去的自己相遇，那些曾以为淡忘的细节依然生动鲜活，那些曾以为普通的日常早已被岁月酿成醇厚的美酒，这些日记早已超越了个人记忆的范畴，成为了触摸一个时代脉动的窗口。

因为记录，时光便有了停留，瞬间将成为永恒。



写作谈

## 构建“创作一批评”互动的“西海固文学”生态

■牛学智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西海固文学现象”引人注目。这片曾因“苦瘠甲天下”而闻名的宁夏南部山区，在新时代焕发出惊人的文学生命力——不足

50万人口的西吉县，竟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三四百名为农民作家，

诞生了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西海固的文学传统与其地理历史血脉相连。这片土地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多元文化交融孕育了“唱花儿、讲古今、吼秦腔”等丰富的民间文艺形式，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则锻造了西海固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因此，苦难与坚韧成了“西海固文学”的核心母题。

如今，西海固经历了山乡巨变。随着“三西”扶贫工程启动、闽宁协作深化，特别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西海固从“赤地千里”变为“西部福地”。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市县区建立文学刊物联动机制，市级《六盘山》与县级《葫芦河》《原州》等形成“1+5”纸质出版矩阵；固原市出台《〈六盘山〉文学奖评奖办法》等政策，投入丰厚资金奖励优秀作品；建立“六盘山文化名家工作室”13个，培养出多位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

西海固文学呈现出多元主体蓬勃发展的新面貌：既有“农民作家群”代表马骏（柳客行）克服瘫痪病痛，凭《青白石阶》荣获“骏马奖”；更有校园文学社团，如月窗文学社培养的“文学新苗”，使创作的代际传承充满活力。

其次要营造专业性与包容性兼容的批评生态。在西海固从事文学创作的绝大多数是非专业作家。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文学繁荣的体现，却也容易导致批评尺度陷入两难：若以专业标准审视，许多作品在艺术上稍显粗糙；但若因作者身份降低要求，又可能陷入“关怀性评价”的误区。面对不同群体时，批评家要选择适用的批评方式。比如，对于专业作家，应从学术批评的角度对其思想深度、形式创新、美学贡献等方面进行评论；对于基层创作者，可从情感真实、生活洞察、语言特色等方面入手，进行创作辅导式的评论；对于校园写作

群体，则更加关注其想象力、创新意识、成长潜力等，进行鼓励性指导。尤其对农民作家群体，多采用“肯定价值—指出路径”的批评模式，既尊重他们的创作初心，又指点提升的方向。

再次可以搭建形式多样的对话平台。比如建立“创作一批评工作坊”，在木兰书院等民间文学阵地设立常驻批评家岗位，定期举办改稿会。今年5月“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活动中，学者与农民作家的对话证明这种互动极具启发性。还可建立“结对机制”，如专业评论家定点跟踪、指导作家创作，形成持续反馈循环。此外还可以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利用“西海固文学艺术界”等20余家新媒体组成的传播矩阵，开设文学争鸣专栏，发布对热点作品的多元解读，如围绕马骏《青白石阶》中的叙事伦理边界展开讨论，开展作家、读者、学者三方对话。当然，学院与民间的互动也十分重要，高校、科研机构等应主动搭建双向知识流动桥梁，强化理论在地化。

从盲人诗人赵玲在按摩店诵读诗篇，到马骏坐在电动轮椅上领取“骏马奖”；从油印《葫芦河》的简陋封面，到中国首个县级文学馆的建立，西海固文学的崛起是当代文坛一个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构建“创作一批评”互动的文学生态，激发其持续生长的内在活力，才能使“西海固文学”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